

清明时节忆祖父

徐君豪

祖父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,19岁那年参加工作,解放后曾在文登专区联立师范学校进修一年,其余时间一直在海阳老家的乡村学校教书。上世纪90年代,祖父因病辞世。大学毕业后,我继承了祖父的事业,也做了一名教育工作者。在忙碌的工作和生活中,时常会想起祖父,想起那些他教会我的东西。

读书,这是从小祖父便教会我的事情。小时候家里虽然不富裕,但书却不少见。祖父房间的书桌上有一排一排的书,箱子里也有很多。这些书,祖父都用牛皮纸仔仔细细地包好,又在上面积工整地写上书名,购买时间和地点。祖父嗜书嗜酒,闲着的时候,便斟一盅酒,抓一把花生米,边读书边抿一口酒,这种陶醉的状态让我很着迷。于是也想搬一本读一读,但是那些大部头却完全看不懂,有很多还是竖排繁体字,只有中间的插图多少能让我有点兴致——用蜡笔给那些黑白插图描上颜色是我乐意做的事情。有一天,祖父给我和堂弟一人一

个本子,要我们记录书上不认识的字,然后查字典,一周下来,比赛谁学到的字多。慢慢的,在识字中竟也朦朦胧胧地读了些文字。但是,小孩子读书总是喜欢看个热闹,我也自然是这样。读一些古典文学,总是把一大段一大段的辞赋略过去,这让祖父很是为我感到惋惜,仿佛甘蔗刚咬了一口,没有吃尽所有的汁液便吐了出来。为了让我们能够对此感兴趣,祖父便开始从对简单的对子着手教我们,那些对子生动而有趣。记忆最深刻的一副,上联是“狗牙蒜上狗压蒜”,祖父给我们讲了这其中用字的奥妙,并提示我们到身边生活中找下联,于是我们跑到院子里,一番努力和争吵后终于觅得了下联“鸡冠花下鸡观花”。这种学习方式很适合那个时候那个环境里的我们,对那些对仗工整的辞赋有了一点兴趣,也喜欢读更多的书了。

祖母在世的时候,对祖父有过这样的评价:在外工作几十年,从没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犯过错误。这句话是父亲在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转述给我听的。如果拿时下的话来说,大概这就是所谓

的“家风”吧。我知道,这句话虽然简单朴实,但是,要做到做好确实不易。在文革动荡年间,祖父在很多所学校做过教员、校长,却从没受到过批判和攻击。祖父曾经讲,在那个年月,祖父在教室里上课,门口便经常有人偷听,就想着抓住祖父片言只语的把柄,以此来造祖父的反。可是,蹲守了很长时间,终究是一无所获。在祖父工作的几十年里,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里,这主要是由于当时交通不便,再者工作也忙。但是,这几十年,祖父在生活上始终是清清白白,与祖母的感情从没有过任何的波澜。始终忠于自己的事业和家庭,使其不受任何外来影响和干扰,这是祖父教会我的又一个重要东西。

在上世纪的农村老家,一个村子的人基本都在家里干农活,像祖父这样在外工作的人,少之又少。所以祖父较早地接受了党的影响,至今我还记得他给我讲的一件事情。解放海阳的时候,祖父他们一些年轻人在党的组织下,夜入当时的县城凤城,在大街小巷的高墙上刷写标语,以瓦解敌人的战斗意志。我记得最清楚

的一句是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。因为当时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,祖父还就这句话的出处讲了一个故事。后来我才知道,其实祖父的胆子是很小的,他连鸡都不会杀。有一年过年,父亲和叔叔都恰好在,祖父只好一人杀鸡,横着心一刀下去,鸡头砍了下来,鸡身子还在院子里扑棱了好一会。祖父是典型的文人,手无缚鸡之力。小的时候,祖父给我讲这一段的时候,我只有崇拜,现在想来,以祖父的性格,他是怎样完成这一任务的!大概这便是信仰吧,因为忠于信仰,所以才无所畏惧。而这一点也深深影响了我。

当然,祖父也有一些宝贵的东西,我没有学会。祖父的书画颇有一些功底,我们家橱柜上的工笔画,大门牌匾上“福满堂”三个字都是出自祖父之手。每年过年,亲朋四邻也都会到祖父家,求得一副春联。我还记得祖父箱子里存放了很多幅画,都是祖父的作品,且都是自己装裱出来的。只可惜,这些功夫,我连皮毛都没有学得,只好留在以后的日子里,在对祖父深深的怀念中慢慢地去学习、体味。

悄悄祭拜也是孝

卢嘉善

清明节就要到了,我也会同大家一样给先人扫墓。尽管这种行为,我已经持续了四十多个年头,但每一次祭奠,我都不会随意燃放鞭炮,这倒不是我有多么高的觉悟——为了减排而节制所欲,那是因为父亲早年曾有的教诲。

在我记忆里,生前的父亲从没买过一次鞭炮。因为在祖母去世前,爷爷奶奶埋在祖母里的尸骨,早已不知了去向,过年过节所有的祭祀,父亲只能用一炷香火,在牌位前代致孝义。而他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是:“老人活着你能在膝下尽孝,那才是真孝,人死如灯灭,过后你就是烧一大堆元宝,放多少鞭炮也没有用,有谁看到当老的死喽,又回头找你要这要那的?那些形式只不过挡挡活人眼做个样子罢了!以后我们不在,坟前不要讲那么多礼道,差不多就行了!”

母亲生育我们七个子女,可能因为那个年代家庭生活困难,身体恢复不到位,落下气管炎的病根,完全靠药物维持生命,天气暖还行,一到冬天受不了,年关病重时常常要在医院里过春节。

母亲最终还是被这病魔夺走性命。下葬那日,父亲到墓地地点完穴就晕了过去,在抬往医院途中,恢复意识的他对我说:“买挂鞭吧,破土用!”说完又昏过去了。我一时怔在那里。看我迷茫,身边的人说:“快去吧,办老丧应该!”我如梦方醒。

办完事赶到医院,父亲问我:“照我说的办了吗?”我眼噙泪水点点头。父亲只说了一个字“好”就闭上双眼,那一刻,我看到他的眼角流出汨汨泪水。

出院后我问他:“您怎么破戒了?”父亲摇摇头没有说话。只是一脸泪花。我知道父亲对母亲深沉的爱,不是这一挂鞭就能代表的。后来他对我说:“平日,我不是不喜欢喜庆,可你妈的病闻不得鞭炮的烟味啊!我管不了外人,可能管住自己。如今,她走了我也放心了。要知道,这鞭炮响声喜人,烟尘害人啊!以后能少放就少放,能不放就不放!”

如今二位老人早已离开我身边,而每次去墓地我都是悄悄地祭拜一番。可能在外人眼里是灰溜溜地离开那里,甚至会收到猜忌或者冷眼,但我欣慰,活着我尽孝了,老人走了我秉承他的意愿办事,不后悔。我也嘱托了孩子,“照此家风办!”

大哥,还是想你!

如有来世,您还做我母亲

张益敏

2008年2月20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。这一天,我的母亲走了,她怀着对儿女和幸福生活的眷恋,驾鹤西去了另一个世界。

人们都说母爱是伟大的,我以我的人生经历深感这句话是正确的,从十月怀胎到呱呱坠地,直至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兄妹7人抚养成人,母亲付出的心血和倾注的关爱是无法用文字表达的。母亲牢记“严是爱,松是害,惯子如杀子”的古训,对我们严加管教,从不溺爱。

我们小的时候,父亲闯关东,母亲拉扯我们过日子,母亲首先教育我们要热爱劳动,她自己更是带头去做。为了多挣工分养家糊口,母亲推着三个偏篓的小推车推泥送肥,爬坡时母亲双腿跪地一点一点往上挪,膝盖磨破了母亲仍然咬牙坚持,一个弱女子一年挣得工分比男劳力还多,我们这些小辈们白天上学,中午、下午放学后每人都要拔一篓子猪菜或羊草,喂猪喂羊,晚饭后每人一个小板凳,放在炕上

四腿朝天,把腿往凳上一压,在昏暗的火油灯下围着四条凳腿编草辫,每人每晚编10丈,谁先编完谁就睡觉,编不够数则是不能入睡的,有母亲在一旁做针线活陪到最后一个完成任务。

说起编草辫这活看似轻松,又在炕上坐着,实则不然。时间长,不仅腰酸腿麻,最要命的是我们稚嫩的手指头肚被带着毛刺的玉米皮很快磨破了,疼得揪心。血水染红了草辫,这时候母亲就会用布头给我们缝制一个个布指头套,套在手指头上,布指头套磨破了再换新的。岁数稍大一点时,母亲为了减轻我们兄妹手指头肚被磨破的疼痛,开始用轮换的方式,今天晚上编草辫,明天晚上抱着磨棍给人家推玉米、小麦。我们推磨,母亲筛箩,给人家推磨我们不收钱,只要人家给点麸皮或是黑面就行了,这是因为我们这半大孩子克郎猪似的饭量大大了。

推磨这活虽累也有它的好处,兄妹人多,可以分两班轮换,有时瞌睡了抱着磨棍累中偷闲打个盹,由于人多石磨还能照样转。母亲培养我们从小热爱劳动,不

光只是为了生计,还教育我们要乐于助人,我们的邻居是两户五保老大娘,母亲经常派我们轮流给两个老大娘抬缸水、搬点草,打扫打扫卫生,去之前母亲反复叮嘱不要吃人家的东西,不能拿人家给的东西。三年自然灾害时期,我八九岁时有一次帮助老大娘干完活后,老大娘给我几个糠萝卜让我拿回家喂猪,我拿回家后,母亲以为我是有借帮助人家五保户老人干活,不由分说把我批评了一顿,并逼我给人家送回去。我委屈着说明了原因后,母亲把萝卜切开一看,原来真是些糠萝卜,这才作罢,然而母亲并没有把糠萝卜拿去喂猪,而是洗净了切成几块分给我们兄妹当成夜饭吃了。因为那时挨饿,我们连马齿菜都吃不饱,怎能把糠萝卜拿去喂猪呢!

母亲除了教育我们从小热爱劳动外,就是督促我们好好学习。母亲生在旧社会,由于家境贫寒,只上了一年半小学就辍学务农了,她深知有文化知识的重要性,所以母亲时时告诫我们只有好好学习,才能跳出农门,做一个对国家有大

用的人。在母亲的教育下,我们兄妹7人除了帮助母亲干些力所能及的活以外,把其余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,个个也都很争气,在学校的学习成绩都在上游,由于我的文字功底好,每次作文都在班级和学校当示范文念给同学们听,并刊登在学校黑板报上,1972年我高中毕业时,我的7门功课考试都在90分以上,只可惜当时国家取消了高考制度,我对大学只能望门兴叹。后来,我们兄妹7人有6个陆续参加了工作,跳出了农门,有的担任了部门领导,有的停薪留职自主创业当上了老板,我高中毕业后先到市广播电台学做编辑工作,后来又交交通部门工作至今。39年来,我在单位除了干好本职工作以外,根据我的特长和爱好,利用节假日和晚上等时间采访写作,笔耕不辍,发表稿件4760多篇,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得益于母亲从小对我的谆谆教导和伟大的母爱。回想起来,我要感谢母亲,没有母爱便没有我的今天,所以我要向在天之灵的母亲说一句:如果有来世的话,您还做我的母亲,我还做您的儿子!

我的大哥,还是想你

刘岩

又是一年的春天了,大哥!柳枝绿了,路上的人又这么多,车也挤,菊花在路边妖娆怒放。你却不见,思念化成灰,沉淀了心事,只有酒呛出了眼泪,无处与你相逢。

大哥,四年前的那个夜晚,你从姨妈家离开,赶回去上夜班,突如其来的车祸就这样带走了你,你没有一句话留下。姨妈得知的那一瞬,竟然笑了,谁开这么大的玩笑!

你真真的走了。姐姐说,你走的时候干干净净,没有一丝受伤的痕

迹,安安稳稳的,谁也不信经受那么一场严重的车祸,你还会如此的安详。嫂子说,老天爷知道他是好人,没让他遭太多的罪。

姨妈守寡半生,含辛茹苦拉扯大了三个孩子,二哥出远门结婚生子,姐姐嫁到邻村,只有大哥守着姨妈。大哥是家里的顶梁柱,姨妈的大事小情都是大哥操心,每每安排得妥当周全。嫂子贤惠,把有些小性的姨妈哄得笑不拢嘴。姨妈曾经说,我这辈子熬出头了,开始享福了!

白发黑发的交融戛然而止。70多岁的姨妈不停地来电话,昨晚大儿敲门了!

大哥是出名的孝子。找媳妇的年龄,各种各样说媒的磨破了门槛,哥哥不说是也不说不是,只是说,让俺娘看看,听听俺娘咋说。姨妈看不上眼儿的,坚决回绝。有个女同学一直缠着大哥

好久,最后还是姨妈断然否决,才断了那个闺女的念想,闺女哭成了泪人。大哥不后悔,说俺娘一辈子不易,不能屈了俺娘。

大哥没经过科班,却打得一手好扬琴。自己省吃俭用买了架搁在家里琢磨着敲,竟然敲得有模有样。村里有个什么演出啥的,大哥是热心肠,都帮着敲敲打打,从来不计较饭啊、钱的。村里都说哥哥憨厚,人品好,自家的小孩子想在音乐上启启蒙,都来找大哥,大哥乐得为人师,在炎热的夏天,晃着胖胖的身体,任自来卷的头发粘在头上也不说个烦字。

大哥是个实诚人,用嫂子的话说,他的心就是个秤砣,一个窟窿眼都没有!太实诚了,往往被人算计,有一段时间在工厂里被一群人不待见,撵到了干活不挣钱的车间。也就是在这里遇见了后来的老板,老板了解了大哥的为人,带他离开工厂,去了自己开的养殖场。慢慢地,老板就把养殖场全部交给了他,大哥不辜负老板的信任,吃住都待在了养殖场,白天黑夜地盯着。也由此,大哥的日子开始好起来,买了车,进了城,姨妈可以说,年年冬天进城猫冬。姨妈说,

想也不敢想俺也能冬天有暖气,不用生火烧炕!

大哥爱动脑筋,手艺好,那些农用机械,都能拾掇拾掇个一二。姐姐家的手扶拖拉机经常有个头疼脑热,大哥就骑着摩托车去给看,小病小灾的,不用花大价钱,很快就能修好。姐夫羡慕地陪着大哥抽烟。大哥浓浓地吸进去又吐出来,眯着眼,轻轻地咳几声,说,没啥没啥。

大哥平时笑比话多,喝点儿酒,微醺的时候话匣子才会打开,酒杯里满是晃动的惬意。扯上个天南地北,古往今来,小时候没爹的苦,娘的不易,现如今弟弟妹妹成家过的好日子,自己年年的好收入……脸膛红着,眼睛亮着,活脱脱一个朴实憨厚的汉子!

大哥,这四年,似乎你不曾离开!

只是嫂子常常做了你爱吃的菜,习惯了等你;听见车子驶过门前,常常下意识地去给你开门,姨妈的念叨成了习惯,自己跟自己说着什么。生离死别的痛楚,依旧还是鲜红的伤口,在每一个人的心上,迟迟不肯结痂。

大哥,还是想你!

